

# 身居陋室小 四壁皆钟表

## 夜来闻摆声 时光知多少

文/片 本报记者 赵丽

### “太熟了,光在心里想想就行了”

1981年,刘荣光26岁,结婚不久,月工资34元。那年,他见到一块国产3号苏式座钟,“崭新,应该是做好后就没有让它走过”,卖家要价150元。当时,酷爱钟表的父亲刘恩阳说值这个价钱,刘荣光就把办完结婚仪式后剩下的150块钱花在了这块钟上。

这是刘荣光钟表收藏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,此前,他也挺爱收藏,只不过用他的话说,“那是小打小闹”。

30年后,再走进刘荣光的家里,就会发现各个角落都是钟表。卧室墙上有一溜苏式挂钟、广式挂钟、英国布谷钟,抽屉里塞着小巧玲珑的怀表、手表,客厅摆着2米2高的德国五音落地钟,玻璃博古架上摆着座钟、磁钟、电报铁钟、玻璃台表……要是让它们都跑起来,那各种各样脆生生的打摆声,沙沙的指针转动声将会充满整个房子,就好像这里住满了各色鸟儿,得意的时候就会钻出来哼唱几句。

不过,刘荣光已经把每只钟表走动的声音都听熟啦,他一般不会让这些有年头的伙计们再动弹起来,他收藏的一千多块钟表,大部分都存放在另一处房子里,见面的机会不多。

这一千多块钟表,有的是他买的,有的是他用别的古董跟人换的,有的是他父亲刘恩阳留下的。现在,即使不面对实物,他也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乌利文公司出品的那块珐琅彩礼拜表上有60多颗珍珠,可以细致地描述出那些广式座钟上镶嵌的深海螺钿的形状。

对刘荣光来说,这些钟表已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老朋友了,不需要一遍遍拿出来看,“光在心里想想就行了。”

这些钟表出场的重要时刻是过年过节刘荣光兄弟姐妹五人的聚会上,“五个人都爱玩这个”。他们都有能拿得出手的藏品,几个人串门时常把心爱的物件摆出几个来,欣赏一番,品评次点,甚至都有个排名。

兄弟姐妹几人爱钟表的习惯来自于他们的父亲刘恩阳。七十几岁时,从不写作作文的刘恩阳曾套用古诗《春晓》写了四句感言:身居陋室小,四壁皆钟表;夜来闻摆声,时光知多少。刘荣光这一辈就是在满屋老钟表的滴答声中长大的。

刘荣光说,父亲是济南仪器厂的创办人之一,自学了一手精湛的钟表维修技艺。虽然家境一般,但对于钟表等物件,却是“碰见了就买,只留几块钱生活费”。

### “不是咱的,命里没有”

和父亲一样,刘荣光也对钟表如醉如痴。他也收藏别的物件,家具、古书、玉器、瓷器、陶

今年55岁的刘荣光,一辈子与各式各样的钟表为伍。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,父辈也是工人。可在另一方面,他又是个极其富有的人,

他收藏了一千多块钟表,其中一块18世纪早期的法国皮套钟,曾被专家估价30万。可他更富有的是内心,他一直想建一座古钟表收藏博物馆,把自己和父亲的藏品陈列其中,让这些摆在桌子上的东西活起来。



▲刘荣光在欣赏自己收藏的钟表。

罐,这些都有出有进,但倒手赚的钱都花在了买钟表上,有的直接让给别人换成了钟表。

而钟表,只要一到他手里,肯定就死守住。他说,5年前,自己从工厂买断了工龄,前些年和亲戚一起投资办了一家锯业有限公司,生意还不错。平日他也没有别的爱好,“不抽烟、少喝点酒,也不讲究吃”,只是遇到心爱的钟表,恰巧手里又有闲钱,就会忍不住买下来。

买表,他买出了很多故事。好些年前,为了一块满天星珐琅表,刘荣光拉着一位朋友专门跑到德州。下车后,他们赶了几十里地,还是没能打听到卖家住的村子,两人又冷又饿,索性坐在庄稼地头歇脚。

这时天色已经黑沉沉了,四周只有风扫过庄稼叶子的声音。老刘说,那时他心里正犯嘀咕呢,迎面开来了一辆拖拉机。他刚想问路,拖拉机驾驶员跳下车,撒腿就跑——“他把我们两人当成劫道的了!”当天晚上,他们俩费了好大周折来到卖家家里,哪知这人已经出门收古董去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,这个卖家来济南了,刘荣光赶忙来到旅馆,结果被告知来晚了,就在当天,这块表已经被卖给别人了。

“不是咱的,命里没有。”虽说如此,刘荣光心里对这块表还是挺惦念。又过了一两年,一个行里的人拿着块表找到他换字画,一看到表壳珐琅画周围镶着的三圈珍珠,刘荣光差点跳起来——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,正是那块满天星珐琅表!

还有比这更巧的事情。1995年8月,刘荣光去北京参观故宫钟表馆,其中一只烧蓝打簧表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这只表他似乎在原济南老钟表店的一位退休师傅家见过。回济南后,刘荣光抽空来到这位师傅家,那只表果然还在。这位师傅说,这表原属于自己的老师——修表匠钱师傅的,有一次把表拆开上油期间,钱师傅患脑溢血瘫痪了。他去世后,把这块残缺不全的表留给了自己。

后来,这位师傅将这块打簧表以低价转给了刘荣光。一年后,刘荣光因为收藏的一块旧表要配零件,再次去找这位师傅,临走时师傅拿出一小盒表齿轮,说是留之无用,弃之可惜,知道刘荣光爱好收藏,就半卖半送给了他。回到家,老刘正要把这些零件束之高阁时,几个比普通齿轮略厚,而且排列顺序有标记的齿轮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刘荣光把这些齿轮和那只

珐琅打簧表一起送到父亲家中,在父亲高超的修理技艺下,这些齿轮被一件不差地安装完毕,经过精心调试,这只表又行走如初。

很多好东西,刘荣光见过,心里喜爱得很,但要么因为价钱,要么因为表主人不撒手,“跟咱没缘分”,他只能在心里念着。

“青岛有块好表,叫‘舵手表’,原来是放在中山舰上的。呵呵,咱没那个实力买,看看也高兴。”8月24日,刘荣光手里攥着一块珐琅表,以很快的语速向记者讲起进入他心里的那些钟表,话又快又密,就像这些钟表带着温度,带着灵性,得一口气讲完它们的好处,不能厚此薄彼。

他手里的那块珐琅怀表,直径46毫米。生产于20世纪的瑞士。背景为宝石蓝珐琅,上面画着的金发美少女,唇红肤白,头发的颜色丝丝入扣,侧视之下,散发出一道道太阳光芒般的光线。“能在珐琅表上画人物的画家就不多。”他说,油彩不耐高温,温度不能高于300℃,但珐琅只有在800℃才能烧成,因此画家需要精通化学工艺,“一层层地画”。先画一层颜色,经高温后变色,再次配色,再次变色……如此循环,“至少得烧20遍”。就这样画了烧,烧了画,这样一块表,画完需400个工时,而最后的成功率只有50%。

因为钟表是前人的心血之作,做工精细,是艺术品,所以不能让它们“瞎了”。古钟表有传承有历史,他想让它们成系列,把这条截断的河流一段段接续起来,让人看到它的绵长深邃。

因为这些原因,他很想创办一个民间古钟表博物馆,把父亲遗留的藏品和兄妹几人的藏品集中到一起,成系列的展览。

2008年,在整理申报材料的过程中,刘荣光萌发了编写《中华民间古钟表收藏》一书的念头,兄妹对此也很支持,各自拿出藏品让他挑选。最后他挑出了六百多块古钟表,分为座钟、挂钟、台表、怀表、手表五个系列,38个类别,对每块表进行详细描述。

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发行。在书中的自序中,他写道:“目的是使读者对钟表的产生、发展、种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,并逐渐产生兴趣,进而保护、收藏这一人类科学发展的结晶——古钟表。”



### 现实的人 网上的客

本报记者 张贵君

一周时间虽然短暂,城市人物却依然动人。

醉酒客。这本不是新闻了。喝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喝醉了酒打车也无可厚非,偏偏有这么一群人,酒喝多了在车上洋相百出:吐车里,喊不醒,找不到家……我们有这样的观念:能喝的就是好汉,但怎样保证好汉不受伤?这让城市在思考,能否建立一个醉酒管理条例,不让公共秩序因为酒精而迷茫。

酒司机。开车不喝酒,喝酒不开车,这是多么浅显的道理,可在省城的高架路上,居然有这么多酒司机。动用异地警力,出其不意,在不允许停车的市区高架路上查醉驾,第一次就逮到了46人。46人呢,还不算那些漏网之鱼,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。

坠桥人。这可能和醉酒无关,却与高架路相连。北园高架路西头,“断头路”又上演一出悲剧。那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在此殒命才一个多月,一中年男子又在此莫名坠桥。意外的事情也许并无关联,快快消除隐患修好路,彻底去掉这个不吉利的名字,希望每一条路都成为平安路。

泼漆者。平安路上不平安,都怪那俩泼漆者。在小纬六路,一家店铺被人莫名泼了红漆。查看录像才知道,有两个戴着口罩和太阳帽的青年,深夜专程来泼漆。有旧仇,还是有新恨?浪费那么多漆,就能泄愤吗?希望警方能找到这两个无聊的青年,让大家看清他们的真实面孔。

回家人。这是一个真实的面孔,药山脚下洋涓村的村民回来了!8月27日开始,在外避险三个多月的村民终于回来了,山上的情侣石险情解除,大家又可以过安居乐业的生活,让人松了一口气,这是多么值得安慰的事情。在地质灾害频发的年代,人们的警惕和社会的关注,让这个与“悬石”一直相伴的村子,永久消除了这一心头隐患。

苏小沫儿。现实的隐患消除了,网络的隐患依然存在。在安静的周末夜里,在新浪微博一周年的日子里,济南网友“苏小沫儿”突然要在自己“脖子”上自杀,这引起了数千网友的关注,北京和济南警方也闻风而动。善良的人们和正义的警方,“宁可信其有,不能任其亡”,最后,“苏小沫儿”没事了,唾沫也跟着来了。危言耸听可以博得同情,这可能是人性的弱点,但如果利用人性弱点来抬高自己的“脖子”,并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,就是一种悲哀。但愿不是这样吧。



刘荣光